

後袋

中加

「我想...一顆子彈穿過腦袋，我就完了。雖然而，我總是希望自己的生命能得到延續。」

共襄盛舉。

可是，她搖搖頭，皺著眉：「這是明知故犯的！當然她是考慮到這裡的「天規」。」

「我家十多個姊妹，只有我是男的，」我繼續開展攻勢：「所以，我得有個後代，將來死了才能瞑目。」

她聽了昂起頭反問道：「在連天的烽火中，叫我大腹便便的，怎麼行軍啊？」

「其實，這只能怪你體質差，要是慢慢把身子調養好了，就不成問題。...」

「我興奮，突然異想天開地說：「要是咱們倆能對調位置就好。」當然，我的身體比你棒。」

「甚麼？」她瞪了驚奇的雙眼，會意地說：「由你懷胎？你又不是海馬，」她忍俊不住。

伏在我肩上哈哈大笑。我可不笑。我怪怨道：「只有你那倒楣的身子，生育才那麼難。從前我媽媽生孩子就像母雞下蛋那麼輕巧，隔一年生一個，十多胎都是自己接的...」

「你...越說越離譜了。」她把我推開，生氣地說：「你媽是你媽，我是我，天差地別，條件完全不一樣。你想想，我們是生活在甚麼環境下；而且上面又規定了要節育。」

「你就知道講客觀條件，而且照章行事...」我頂她道：「為甚麼不說主觀因素和實際需要？」

「好，好...都怨我：都怨我弱，」她的眼圈泛紅了：「身子弱，也算一大罪過，行了吧？」

唉，我只能長吁短嘆，真是對牛彈琴。我似乎聽到她低聲自語：「如果不打仗，和和平平地過日子多好啊！」

是的，戰爭是拖得太久了。我知道這話只能在心裡想，或在小屋裡說；要是傳出去，就可能有一「信心動搖」之嫌。我不吭聲。她突然提高聲調接著說：「戰爭啊，你懂嗎？這是戰爭！」

我忿忿地堵住她的嘴：「不用再囉嗦了！」她扒開我的手，繼續說：「你看張奔，年過四十了，現在連個對象也沒有。老柯叔，已經六十出頭，姻姐犧牲後，他現在也是單身。而你，已經有了妻女還不知足，回到邊區，不抓紧时间學習，卻老想著「後代」啊「後代」...」

「媽的！」我狠狠推她一把，持上槍，悻悻然走出小屋，在斜坡上被野藤絆著，一個踉蹌，卡窩撞了大樹頭，身子卻差點栽到壕溝裡...

我和小霞相繼於七十年代中，那時我因為運糧掉到山谷下，腿部受了傷到醫務所治療。小霞是醫務員，由她給我敷藥，我們就這樣相識了。她是邊區長大的，雖然沒有花容月貌，卻也端莊可人，而且有著柔和、誠摯的待人態度。

我們哪天哪月結婚，我倒記不清。只記得那是鳳雞叫得最歡的時刻。鳳雞嘶嘶地啼，響徹山林，然後找塊平地，把樹葉打掃得乾乾淨淨，就在那裡跳舞求愛。整個過程是充滿浪漫情調的，在那一刻，你對他們的愛情的堅貞是不容置疑的。結婚的那天晚上，大家來祝賀，熱鬧了一陣；後來...

八十年代初。我們這支活躍在霹靂河上游的突擊隊，應召回到邊區根據地。爬山涉水經過了一個多月的行軍，人有多困，我不知道。我的行軍袋可是磨壞了。隊伍進入了機關營房以後，我急忙向總務科大姐要求換一個新的，並且特別說明了「要有後袋的！」

「甚麼？後袋？」在旁的大個子張奔不以為然地：「後袋有甚麼好？在大芭（森林）裡鑽，老是要勾到藤藤刺刺的，礙手礙腳。」

「嗨，人家今後也許在邊區扎根了，能有一「後代」的。胖大姐身材不高，卻是個牙尖嘴利的人。她意味深長地把我「能」字作了強調，並且睜大碧丹鳳眼，嚴格地檢查了我的背袋，看看是否真夠「格」。在戰爭年代，物質缺乏，這番手

張奔再三提醒我：「現在邊區不平靜了，你們文工團出村演出的日子算是過去啦！」他是園坵工人出身，比我大兩歲，凡事總要照顧我一番。但我不管這些，執拗地對妻子小霞說：「我要後代。」當然，這話是在小屋裡說的。（小屋是分配給有夫婦關係的同志輪住的。）她消瘦的臉飛紅了，彷彿是個少女。她把理論書擱在一旁，過了一會兒才諾諾地說：「...咱們不是...不是已經有一個了嗎？」

「那是個女的，如今我要一個男的。」我可是認真認真對她說：「你要努力！」

「怎麼個努力法呀？」她嘆笑起來。我告訴她：有人用年齡計算法，推算在一定時間內受孕，可以生男的，其準確性達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藝組給我們贈送了一首詩，題為〈部隊婚禮〉

隊長來主婚，
小屋是洞房，
擁來了扛槍的
新娘和新郎。
沒有豐宴和美酒，
只有酸梅和喜糖，
大家嘗一嘗，
游擊生活有甜又有酸！
晚安哨子已吹響，
曲終人已散，
留下新娘與新郎，
共話崢嶸歲月到天光。

真的，那天晚上我們一直交談到天光。但談的並非全是「崢嶸歲月」，也有很多平平凡凡的事。

她說：「你讀了很多書，以後多幫我學文化，我要學習政治理論，還要學習醫務。」

她雖然高小還沒畢業，但靠著勤奮學習，已有一定的閱讀能力，甚至能死記西藥的外文名稱。我佩服她的機靈和那股強勁。她爸爸因為幫買糧食，被抓去以後，驅逐出境，從此音訊杳然。

我問她：「以前戀愛過嗎？老實說！」

她搖搖頭，同時反問我。

我坦白的說：「在國內，我同一個女學生戀愛過……只親過一次嘴，沒有別的事。後來××事件發生了，我被逼上隊，她不願意跟，拉倒了。張奔已有了未婚妻，只得擇日成親，因為情況緊急，我只好丟下她，和我一同上隊。後來，聽說那個女的嫁人了。」

「你們真狠！……怎麼捨得呢？」

「怎麼不？命都不保了，還談甚麼愛？結甚麼婚？」我驕傲地說：「不支持我上隊的人，不配做我的老婆！」

她嘻嘻地笑，半晌，問道：「喂，未上隊之前你在哪裡？」

「在吉隆坡的一間印務館工作。」

「要不是到隊伍上，咱們怎麼也不會湊到一起，更不用說結合了。」她似乎覺得慶幸，

以後又再三提醒我要幫她學文化。

我都答應了，這是理所當然的事。但突然她說：「最好咱們不要生育！」

她大概是記起了今天生活委員配給她避孕套的事。

「甚麼？」這是我事先沒有料到的問題。我把被單一掀，坐了起來，大聲說：「我不同意！……若是這樣，我何必結婚？」

「噓！……難道結婚只是為了動物的本能？」她似乎生氣了。以後不再作聲。過了好一會兒，她用力地扯我的衣服：「躺下吧，要不人家還以為我們發生了甚麼事呢。」我躺下時，喃喃地說：「至少也要有一個！」

由於工作的需要，我們南下

了。就是說從泰國邊境的北大年河上游，翻山越嶺，來到了馬來亞的霹靂河畔。這時，我與小霞之間常常為了是否應該有孩子的問題而爭吵。有時，我簡直懷疑她生理上是否有缺陷，不然就是另有所愛。我一生氣，有時幾天不同她說話，她卻不在乎，生活上照樣處處體貼我，休息時還幫我擦卡賓槍，好像要為她的「過失」贖罪一般。

她拗不過我，終於有了身孕。我於是欣喜若狂，幾乎要向全世界宣布：我快要做爸爸了！我成天想著，這孩子將是個男的，長大後一定十分像我，不高不矮，胖瘦適中。以後我得好好教育他，使他長進。可是小霞自從懷孕後，直到生產，整整折騰了幾個月，也給我添了不少煩惱。她初期懷孕，拚命嘔吐，吃不下食物，身體瘦得幾乎一陣風可以吹倒，當然，我得揹她的包袱、子彈帶和槍枝。隊伍中自然有人埋怨，因為這樣拖累了大家，要是發生戰鬥於我不利。可是張奔卻很同情我們，也來幫揹包袱或扛槍枝，只是在我耳邊低聲說：「簡直收老命！」自然他是針對小霞的健康而說的。

這時隊伍的糧食有困難。小霞卻開始有了奇異的嘴饞，偏偏想吃象肉，我當然不敢對任何人說。老隊長柯叔派出獵手鄭軍去找野味來補充糧食。天未大亮，鄭軍一個人就悄悄出發了。他是胖大姐的丈夫，錫礦工人出身，瘦高個子，槍法奇準，因而而是很少空手而歸的。他懂得猴子的活動規律，有時也能從吊猴的叫聲，推測那裡的動靜。他又很會辨認山形水勢，巡獵的事，非他莫屬了。

(上)

2

他的

由於鄭軍的努力，我們倆也分到一些猴子肉，我都讓給小霞，可是她把手一推，又讓給了我。她非得要象肉……我真擔心，她這樣下去，以後生出來的孩子不會皮包骨？奇怪的是她卻甚麼也不擔心，而且寧靜得似乎像老僧入了禪。她分娩的那天晚上，掙扎了好幾個小時，其痛苦狀況，不下於一次肉搏戰。看到這情景，我真正的在心裡對自己發誓：下次不敢了，今生就這一回！

呱呱的嬰兒聲，哭得真帶勁，似乎要讓整個森林發出回響。我暗喜，這一定是個男的，而且將來一定很淘氣。負責接生的胖大姐走出來，悄悄告訴我：「是個女的。」

「開玩笑，我不信；明明哭得這樣響。」

她睜了我一聲：「噢，你這就不懂了，越是哭得有力，越是個女的。這是預感到幾千年封建勢力的壓迫，來到這世界上先得發一下威。」

胖大姐說得很激動。我知道她是觸景生情，有感而發。前年她也在突擊隊生了一個女嬰，那時環境極為動盪，只好抱到圍坵邊，讓印度膠工檢走了。因此，每當見到生孩子的事，她那母性的情懷，總是難以抑制的。

其實，當時我沒把她的話全聽進去，便不顧一切地闖進一屋一屋，怔住了：果然是個女的，女的……那紅嫩嫩的小東西威也發夠了，在那裡酣睡。小霞累得只顧閉目養神，好像甚麼後果也不用承擔。……醫務員正在為產婦忙碌著。

老隊長柯叔決定盡早把孩子送走，我沒作聲，也不敢問他究竟怎樣處理。在五十年代，戰爭頻繁之際，他為了照顧全隊的安全，在敵兵重圍中，把自己的男嬰活活悶死。聽說此後他們夫婦沉悶了好長一段時間，只見他的頭髮掉落，頂上出現了一「地中海」。胖大姐個性好強，可也偷偷地哭了好幾次。

小霞含淚地親了親孩子，然後問我給小傢伙取甚麼名字？

我楞了：「原來預定要叫『馬生』的，可是現，現在……」

「叫馬芳吧！」胖大姐斷然說著，把她抱走了。

孩子是由張奔帶組送出去農村的，臨走時，大個子摸摸孩子的頭，無限親切地說：「讓伯伯帶你去吧。」然後看了我一眼，不知怎的，這時我簡直想哭。後來，在回來的路上，張奔組同敵軍遭遇，打了一仗，幸好沒事，可我卻捏了一把汗。……以後真的不敢了！

我再次在心裡對自己賭咒。

幾年的時間，在熱帶森林的風雨中過去了。胖大姐在過露露河時，被急流沖走，第二天才找到她的屍體。從此，這位女膠工長眠在故鄉的地下。……

鄭軍還是經常去打獵。有一次在回來的路上踩中地雷，轟然一聲，炸去了左腳掌；急救以後，我們把他護送回邊區。從此，胖大姐就留在那兒陪同。

這次回到邊區，想不到我們卻有意外的收穫：聽說組織上早已想盡各種辦法，把馬芳弄回邊區來，並已寄養到我岳母家了。上面還特地安排我們出村省親，看看孩子。我們是在森林邊的膠園相會的。岳母咧開缺牙的嘴笑著說：「這孩子

後袋

中

乖，按說五、六歲了，早該有個弟妹啦；要是有了，再交給我養，趁著這把老骨頭還使得。」若說岳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歡喜，我卻是傻女婿聽岳母娘的，越聽越得意。馬芳快要進小學了。她站在面前，大大方方地對我說，我逗她叫「爸爸」，她一扭身，跑開了。這十足是個小小霞。

「咱們今後可以放心了。」小霞在回來的路上對我說：「孩子有我媽帶著，再過幾年，該可以上隊了。」

「放甚麼心？」我老大的不高興：「馬芳全都像你，沒一丁點像我。」

「那又不是我要的，有甚麼辦法？」她笑了：「也許因為我付出的代價大些，這是老天的安排。」

「……你剛才說，以後讓馬芳上隊？」

她點點頭，我默不作聲。

是的，我的孩子長大了應不應該來扛槍？我還沒有真正想妥當。其實，那時號召「游擊仔」（一般指戰士的子女）上隊的事已時有所聞，這使我更加猶豫。

我覺得馬芳的樣子，看來只是延續了小霞的生命，卻沒有我的份。因為她長得不像我。我確切地說：「不，應該再生一個男的，完全像我一樣！」老實說，我已經完全忘記了小霞分娩時的痛苦和同志們送孩子出村所遇到的危險。我還補充說：「你媽媽也希望我們再生一個。你要是孝順老人家呢，就得……」

她沉著臉，低著頭走著。

回到營房，看見胖大姐坐在小屋門口，用山草藥熬的水給鄭軍洗傷口，一邊還說著笑，好像甚麼危險的事也沒發生過。我們走過去看他。可是我想：「又一個強的戰鬥力報殘了。我的心好沉，好沉。」

我們回到了邊區工作。我常常喜歡找機會逗村民的嬰兒玩，尤其是男的，抱抱他，親親他嫩嫩的帶著奶味的小臉，心裡想著：要是我也有一個就好了。我的腦際常常要浮現中國農村年畫那些胖娃娃的形象，是從書店裡看過的。有一次節目集體辦大餐，大家欣竹削筷子，我竟脫口而出：「筷子，筷子，快快生子！」惹得大夥笑話

我。我真是想惱了，放

「我也想，行軍也想，睡覺也想，甚至大便都想。我想：要是這次小霞懷孕了，得對未來的孩子實行「胎教」，每天對他吹笛子、奏口琴、唱歌、朗誦詩、念英文、馬來文、泰文，逼小霞每天演算數學習題，並且每天至少大笑一次，微笑三次，讓「兒子」長音樂細胞、藝術細胞、心情舒暢細胞。總之，非讓我的兒子將來成為精英分子不可。……然而回頭一想，要是這時又來個二十個月反「圍剿」，讓胎兒每天每夜聽敵炮的轟響，那豈不是要長「戰爭細胞」嗎？……這？……這時，隊伍要出發了，張奔連忙跑來找我，我正在草叢中「辦公」（大便）。

「小堅！小堅！」
「叫哪甚麼鬼？我屁股沒空，腦袋也沒閒著。」我一邊穿褲子，一邊生氣地說。
「丟那公，你知道嗎？現在你多了一個外號，叫奧斯曼（屙屎慢）。快點吧，隊伍要出發了！」張奔又轉身對我說：「我猜到你在那甚麼。」
「想甚麼？」我嚇了一跳，真以為他有特異功能。
「想後代！」大個子走出草叢，

擡起包袱得意地說。
「在我們這裡是「後袋」，在澳洲可是前袋。」胖大姐接上話題：「澳洲那裡的袋鼠，都把子女裝在前袋，到處蹦跳。」
這一說，惹得大家哄笑，並且都朝著我看。小霞白了我一眼，把臉扭過去。

柯叔「噓」的一聲，要大家控制聲音。我憋著一肚子的氣，恨恨地想：「難怪把你胖大姐叫鐵娘子呢！」

我同小霞的吵鬧，隨著在邊區日子的流失而增長，並且步步升級，緊緊逼「紅線」。小霞雖然低聲下氣，對我的日常生活備加照顧，可是有一件事她是寸土不讓。她專心地學習理論、學習馬來文。……

輪到我們住小屋時，每晚集體活動結束，她都去廚房拿熱水沖美綠給我熬夜；分住小隊宿舍時，她也悄悄泡好了拿來，擺在我床頭的台子上，可就是不說話；有時我放哨去了，她也照做。——我想：這也許是向我妥協的表示。

張奔看不過眼，笑話我：「堂堂男子漢，身壯如牛，倒要一個體弱多病的女同志來服侍，真是奇怪，平時講甚麼「婦女優先」我看是虛偽得

很！」

我賭氣地說：「不然我老婆幹甚麼？」

喝完美綠，我故意把杯子洗得咯咯響，藉以發洩情緒。

「丟那公，你做衰男子漢！」張奔還在教訓我。

我不再作聲，但心裡有氣：「你這堂堂男子漢又怎樣？菸也戒了，牛脾氣也改了，可是隊伍裡的姑娘還是看不上你，自然囉，看到人家有一點小家庭氣氛，你就要大做文章。」

柯叔曾試圖給張奔說親，胖大姐也想當紅娘。可是這大個子搖搖頭說：「沒緣分，這種事情，勉強不得。我的家庭大得很，一輩子當王老五有甚麼不好？」

小霞也要我關心老友的婚事，可是我說：「他已過了最佳婚姻期，難了。」我還警告小霞，不要太接近他。她哼的一聲，說：「你吃乾醋！」

我沒回答，臉色當然不好看。此後，我同小霞總是「冷戰」交

迭著「熱戰」，都環繞著「後代」這一主題。我採取了鬥爭的兩手：

軟的是，說好說歹，要她趁著四十歲之前再生一個，要是步入中年，可能會生低能兒的。她聽著聽著，咬著嘴唇，扭著臉抽泣；硬的一手是，怒她，罵她，冷待她，逼她「就範」。

小霞按捺不住，居然把我們夫婦之間的矛盾提到了隊會上去討論，把我的面子一掃塗地。老隊長主持

著會議，時而搖搖他的禿頭，顯出一副冥測高深的樣子，其實，他是在考慮怎樣處理才恰當。可是胖大姐就不給面子，以鐵娘子的口氣說：「在我們隊裡，誰要娶大男子主義者不行，這太落後了。連空想社會主義者都知道，判斷一個社會制度的好壞，首先取決於它對婦女是否公平，同樣，我看一個男人的好壞，也可以用這個標準。」

好一個「大女子主義者！」

我知道胖大姐多次勸小霞說：「你有腎病，千萬別再懷孕，你的身體怕受不了。」

小霞總是聽她的。所以我更氣她！

整個會議過程，我一言不發，牽拉著腦袋，心裡嘀咕：「這不過是私生活問題，何必小題大作！」

胖大姐最後還說：「小堅平時能說會道，今天怎麼啞了？」

我瞞了她一眼，心裡憋得慌。會議結束後，回到小屋，我把揪住小霞的頭髮，狠狠地搖撼，她「啞呀」著忍痛，不敢大叫出聲。她哭著嘟囔道：「……我還要告訴你！」

我很想卡她的脖子，使她完全屈服，可是又捨不得，只好側過身去。我恨她，正是因為太愛她的緣故。我心裡很矛盾。一夜都沒睡好。



後

中

第二天在挖壕溝時，炊事員高高興興地捧了切好的木瓜來慰勞我們。柯叔一聲「吃」，大家快快吃了又去開工。我賭氣不吃，坐在樹桐上發呆。我知道同志們都不像往日那樣說笑，連胖大姐也悄悄走開。他們大約看出：今天氣候是「晴轉陰，午後多雨。」

過了陣，小霞遞一塊木瓜給我，我怪她多此一舉，甚至認為是假借假義，便瞪她一眼，接過木瓜，一把擲向壕溝，正巧砸在柯叔的禿腦袋上。他「哎呀」一聲，突然停了一陣，然後會意地抹去金黃的瓜漿，幽默地說：「我以為為接了敵人的一〇五炮，完蛋了！」大家都哈哈大笑。

我知道闖了禍，連忙不擇方向地跑開了。

小霞氣得哭起來。

她向上級提了要同我離婚。

柯叔找我去談心，說明節育

的意義，並說：「這問題並不是上綱上線，也不是要故意開會整你。可是小霞心裡有苦，不向自己人投訴，向誰投訴？……你別的方面都好，就是對這個問題胡塗。你想，我們不是酷情的人，人心也是肉做的，連小動物都愛，怎麼不懂得愛自己的子女？可是，現代的戰爭，容不得我們像（三國演義）的趙子龍那樣，一手抱阿斗，一手奮戰敵。你知道，敵軍一「圍剿」，嬰兒哇哇大哭，會，會有甚麼後果。」他說到這裡，聲音顫了一下，很快便鎮住了！……我也是過來人。……你讀了很多書，道理是明白的。你看世界上的偉人，比如周恩來，膝下並無子女，也一樣樂觀。我想：你是精靈的人，一定會從這裡得到啟發。」

別看柯叔平日學習總是一鈞魚（一陸匪），他講的這番道理還是聽得進去的，只是我心裡想：周總理並不是不要孩子，而是在那動盪的年月，鄧大姐不知怎的流產了，這才沒有後嗣。但我沒有說出，還是恭敬敬地聽。

「小霞是個好女子，你要真心愛她，重要的是首先搞通思想。當然啦夫妻倆，偶爾吵吵架，活鬧一下氣氛，也是平常事。」說罷，他嘿嘿地一笑，拍拍我的肩膀，走了。突然，他又折回來，帶著幾分神秘的口氣，低聲對我說：「你知道，別的單位年輕的男戰士都鬧了，向不叫，叫甚麼結婚手術。我們這裡還算是寬了。」

看看這位扛槍扛了四十年的長者，我自慚形穢，我感到了他父輩的慈祥溫暖。我原以為他會訓我一頓，沒料到木瓜砸腦袋的事，他竟一字不提。他是來自那略島的漁民，少年時在大海裡出生入死，以後又在這熱帶的林海中更加出生入死，心胸大概也如大海一樣寬廣。每每提起他的老伴，他總是無限深情地說：「她是好強的

，決不認

為自己死

了。且當著她

是去打獵迷了山，

以後會回來的。……」

與他相比，我真是矮了三尺

！在開隊會時，張奔沒有對我開炮，在小隊宿舍裡，他竟個別對我「瞄準」他說：「老弟，你的心事不講我也懂，你的要害是：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其實，這是另一種宗教，目的在於使自己的靈魂得到超度，是一種怕死的表現。作為八十年代的軍人，你有這種思想，真是丟臉。——你一天不改，我一天不放過你。小心，在整風會上，我還要開連射。」他指著持在腰間的M十六威爾著說。

這時，有些同志出發回來，都聽到了他後面的這段話，我覺得很尷尬。大個子於是連忙改口道：「當然，論工作，你是作出了積極的貢獻，這沒說的。這不是放屁安狗心，是事實。」

我想：一顆子彈穿過腦袋，我就完了。然而，我總是希望自己的生命能得到延續。這怎麼能算是怕死呢？怕死我就不扛槍了。我要求生命的延續，豈不是對於生活更加熱愛嗎？那天去巡山，我看見一棵老巴麻樹被雷電殛死，身邊已長了數棵小樹。我說：老樹啊，你九泉之下可以安息了。我們這裡每半個月輪住一次小屋。這次，當我們輪到時，小霞卻賭氣不來，我只好又回到了小隊（宿舍）。但是大個子張奔不讓，硬是把我的被枕撤走，並且動員胖大姐去勸小霞回小屋。我說：「人家已經發出哀的美敦書了。」

「你就應該認錯、道歉！……」大個子說著，把我推進小屋：「要是你偷溜，我就捶你！」

我和小霞依然是同床異夢。想到白天大家都另眼看待我，女同志還竊竊私語，也許是在議論我。我好像被拋到一個孤



島上。……一整夜翻來覆去，有時痛苦地揪自己的頭髮，有時敲敲自己的腦袋。

「你又何必這樣。」
「她拉我的手，聲音是低柔的。」

我狠狠地掙脫。
我失眠。

到了下半夜，山林的寒氣襲人，她悄悄給我蓋被，我索性鑽出蚊帳外。

我縮成一條蝦，她卻是心安理得地呼呼入睡。

五

我們的隊伍在邊區的農村工作，有一次遭到敵軍襲擊，情況危急，我們轉入森林邊緣。這時，小霞的腎病偏偏又發作了。她腰疼得幾乎暈倒，只好讓她歇一歇。這時，作為一名老兵，我竟束手無策，張奔不由分說，立即把我和小霞的背包奪去，並下令：「快，你揹著她走！」

胖大姐也來幫忙。「轟轟！」大炮在附近開花。我的雙腿竟抖起來。……我怕。在爬上飛泉邊的石壁時，我摔了一跤，忍著疼痛，揹著小霞繼續跟隊伍走。若是在和平時期，我敢擔保這裡是一個絕妙的遊覽勝地，可是現在卻恨它石壁的陡峭、滑溜。

撤到了安全地點以後，讓小霞躺下休息，胖大姐在旁照顧她。在這種時刻，當然我不會同她嘔氣了。夜裡，我還幫她金錢草，並端到她面前讓她喝。胖大姐點點頭，走開了。

小霞喝了一口藥，深情地看著我，嘆氣道：「唉，我連累了你！」我知道她是指我揹傷了的腿而說的，我默不作聲。天朦朧亮，霧地裡，我發現敵軍三路向我進攻，直升機嗡嗡地在頭上低飛並向我臨時駐營地發射火箭炮。一個大腹便便的婦女被火箭炮擊中，「啊

呀」一聲，撲倒在地。我跑過去一看，遍地是血。啊，是小霞。我搖撼她，喊她，可是老喊不出聲。完了，完了！……

「小堅，小堅，你怎麼啦？」小霞喊我的名字，拍拍我的肩膀。

我頓時醒了。呵，是一場夢。我嚇得心驚肉跳。

隊伍回到了大營房，小霞復元以後，在給我洗傷口時，我啾啾地叫，她說：「爛肉不除，不會收口。」她端詳著我，許久許久。……

「幹甚麼？」

「換作以前，你不會啾啾叫的。」她凝重地說：「我總覺得，你變了，退步了。」

「哼！」我還是不大服氣。

「好些老友都有這個看法。」小霞補充道：「都說你私心大了，暮氣沉沉了。……最為你擔心的莫過於張奔。……我希望你不要辜負了大家的期望。」

我回想起那場夢，真覺得慶幸。要是那次敵軍圍擊，恰好小霞又身懷六甲，那豈不是糟透了！

我對她點點頭，低聲說：「我得好好想一想。」

不管我內心怎麼矛盾，回想在突擊隊的苦境，歷歷在目；而我呢，現在雖然身在邊區，戰爭還在堅持著。我的韌性不是脆了，意志是不是弱了？……今後，帶著這樣的思想包袱，日子可怎麼過呀！

「張奔，好兄弟，你就狠狠地捶我吧！」我痛苦得幾乎放聲大叫。

胖大姐送來了新背包，並說：「有後袋的，還給你縫了個前袋，可以裝學習材料。」

我見她誠懇懇懇的，自然十分感激。但心想：「有了前袋嗎？」可是，我沒有說出來。我發現她確是和顏悅色的。——鐵娘子已變為觀世音了。

她接近小霞身旁，吱吱啾啾地不知在談甚麼。當然，一定偏向她的了。一會兒，胖大姐

故意揚聲說：「收回你的哀的美頓書吧，你這樣絕情，我不理你了！」

她分明是要說給我聽的，但我裝作聽不見，直看著那個背包的後袋出神。

有一天，胖大姐跑來對我說：「鄭軍要找你談談。」我想大概是對我提出批評意見。我走進他的小屋，他把義腳和拐杖擱在床邊，一邊搥著菸，一邊對我說：「老弟，我要告訴你一個秘密。」他舒舒服服地吸了一口菸，湊近我，低聲說：「老實告訴你，我是心裡想著要一個孩子，才丟了一條腿的。這個經驗教訓，不大不小，對你正合用。嘻嘻……這個秘密，連我的老婆都不曉得。她老是埋怨我……見鬼，

家還叫你做山精呢，你看上不看下，只注意樹上的猴子，卻踏到自己裝的雷。」

他停了一下，眯著眼說：「那天我打了一隻母黃猴。牠中了子彈，臨死之前，還緊緊地抱著手中的黃猴。我把母黃猴拿走，把小猴放生。在路上一直想：丟你阿公，難道我們不愛孩子？難道人不如獸？……就這樣想著、走著，快到住點，突然轟的一聲，我重重地摔到地上，獵槍和獵物都拋遠了，我只覺得整條左腿已經不是自己的。好在命大，到底沒有去見閻王。……我的老婆有時噲哩噲噲地責怪我，有時又想方設法安慰我，教我唱（十五的月亮）。我唱得走調了，她也沒意見。你知道，她從前

在國內是左派工團的歌詠隊員，當然唱得比我好。……」

鄭軍說得有點激動。這是他少有的。我望著他稍稍胖胖的臉龐，默默點頭。

當我悄悄走出他的小屋時，嚇了一跳，原來胖大姐就站在屋旁聽著。她對我微微笑，可是那雙丹鳳眼明明含著淚。

我快步走著，心裡一直翻騰著這句話：「這個經驗教訓，不大不小，對你正合用！」回到小隊宿舍，我呆坐不語，望著那個有後袋的背包好一會兒，突然站起身，狠狠地捶了它一拳。在場的人都吃驚地看著我，以為我發瘋了。

(下)
(寫於泰南)

(完)

6